

书面藏语作格的多功能性及语法化路径^{*}

格日杰布

[提要] 书面藏语作格具有格助词、副动词附缀、准标句词、语气词和副词词缀等多种功能。其中，格助词和副动词附缀又可从语义层面区分不同的次类。

[关键词] 书面藏语 作格 多功能 语法化

一 引 言

吐蕃碑文与敦煌藏文文献所载藏语最早书面记录中，作格存在七种变体（下文以“gis类词”统称这些变体）：gIs、kis、gyIs、kyIs、yIs、vIs以及-s。除kis和-s外，其余含反写元音I，但各传统文法著作未收录kis及含反写元音I的形式。作格变体的添加由其所附音节的韵尾决定。《三十颂》所载作格添加规则形成于九世纪之后，而敦煌文献则保留了更早的规则（黄布凡 2009:241）。学界对作格的最早形式尚无定论。本文聚焦作格的功能，不探讨其音变。藏语作格的功能已引起学界广泛讨论。多识（1987:32）认为作格的功能可分为施事、原因和谓词说明三大类。然而，这种分类主要基于语义，并未严格区分语义和语法。Beyer（1992:353）主张，gis类词在古典藏语中能够作为情态助词出现在句末，特别是在直接称呼的语境中，用以表达说话者对于某个事件的承诺或预测，并表示该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说话者的控制。Beyer虽补充了作格的语气词功能，但未论及其连接词用法。长野泰彦（Nagano 1995:133）认为，gis类词最初的功能是新信息的载体，后被重新定义为施事标记。然而，部分例句属于分裂作格配列，而其他一些用法则体现了副动词附缀和标句词功能，并不一定表示新信息。格桑居冕、格桑央京（2004:18）指出，作格在小句末尾可表因果关系，从而补充了其连接词功能。Tournadre（2010）又补充了作格可表连贯与转折的连接功能。总体而言，藏语作格功能研究存在两大不足。其一，传统文法未明晰区分作格的语义与句法功能，且缺乏历史维度分析；其二，现代研究虽有所进展，但对作格的多功能性揭示尚不够全面，对历史演变的关注亦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拟深入探讨藏语作格的多功能性及其语法化过程。

二 作格的多功能性及其演化路径

在8—11世纪吐蕃碑文与敦煌藏文文献中已可见藏语作格标记的格助词、副动词附缀、准标句词、语气词及副词词缀等多重功能。然而，由于敦煌文献具体写作年代尚未确定，仅凭这些文献难以厘清作格功能的演化顺序。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可以借助历史类型学理论，

* 本文获得中央民族大学第二批高层次人才项目资助。感谢审稿专家及编辑部提出的宝贵意见！

将其时平面上的功能变异解读为历时平面上不同的演变阶段。共时类型学动态化观认为，可依语法参量划分语言类型，若类型间存在直接关联，则可串联成历时发展过程，各类型对应不同发展阶段（Croft 1990:204）。依此分析，上述藏语作格的不同功能分别代表了不同语法化阶段。这种演变体现的多功能化进程受到转喻与隐喻双重机制的驱动。转喻机制以工具范畴作为源域，通过认知域内的概念邻近性实现语义角色的扩展。转喻驱动的局部扩展需要经过两个功能之间的过渡阶段（Hopper 1991:22）。这一过渡阶段通常是在特定语境的触发下实现的（Hopper & Traugott 1993:130）。隐喻凭借相似性促使作格标记从名词范畴扩展至名物化小句范畴。而且，随着管辖域的扩展，作格能够直接附加在谓语末尾，发挥连接词的作用。

（一）词源推测

藏语最早（约8世纪时）的文献记载中，作格已呈现为功能高度成熟的格助词，故而追溯其词源极为困难。DeLancey（1984）推测，藏语作格和从格中的*s(V)标示来源，并进一步认为*s(V)最初与动词*sa有关联。LaPolla（1995:191）推测蕃语支（Bodish branch）语言的作格可以构拟为*s(V)和*(属格+s)两种形式。藏语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然而，Liu & Peyraube（1994）提出“动词>介词>连词”的语法化模式使我们联想到藏语作格可能跟“作、做”义动词gyis及其变体gis/kyis之间存在衍生关系，以下例句^①或显露了这种关系的遗迹。

- (1) ngo.lon cho.ga bzhang-du **gis-la/** nem.num ma-byed-cig
应付 仪轨 好-ADV 做:PST-CONV 犹豫 NEG-作:PRES-COMM
善行媚鬼仪轨，勿犹豫。（ITJ0738第3v143行，陈践 2016:155）
- (2) dgrav.thabs mkhas-la gros-**gyis** song-de/
战法 精通-CONV 商议-ERG/做:PST 走:PST-CONV
其精娴弓马战车，所处计谋，均操胜算。（雪碑文南面28行，王尧 2012:91）
- (3) mtho.ris myl-vI lug-**kyIs//** vdre -vI las ma-byas//
上层 人-GEN 习俗-ERG/做:PST 鬼-GEN 行为 NEG-做:PST
只做过上等人的事，没做过鬼的事。（ITJ0504第r3.3行）

例(1)中，gis意为“做”。敦煌藏文文献中，gyis有bgyi、bgyid、bgyis、gyis四种形式；据此，其变体gis当为命令式。但鉴于la连接两个动词时，前一个动词往往为过去时或完成体形式，gis亦可视作完成体。若此解读成立，例(2)中的gyis既可视为作格，也可解释为动词过去时，构成连谓结构。例(3)中的kyis既可解析为动词“做”，亦可理解为表“除外”的格助词。这种双重解读或许表明gis类词当时正经历从动词逐步演变为格助词的过渡阶段。由于这些例句尚存不确定性，本文暂不探讨，仅供后续研究参考。

（二）格助词

藏语作格可附着于名词、代词和名词性成分之后，充当谓语支配的句中论元。在此用法中，作格可表多种语义角色，这些语义功能以工具范畴为概念源点，经邻接关系逐步引申。

^① 吐蕃碑文与敦煌藏文文献例句原文引自“古藏文文献在线”(<https://otdo.aa-ken.jp/>)。例句已有汉译者使用既有译文，并随文标注出处，未标出处者为笔者自译。语法标注缩略形式如下：ADV: adverbial; ALL: allative; COM: comitative; COMM: command; COMP: complementizer; CONV: converbal affix; COOR: coordinator; DECL: declarative; ERG: ergative; ENUM: enumerative; FUT: future; GEN: genitive; IMP: imperative; INDF: indefinite; LOC: locative; MOD: modal particle; NEG: negative; NOM: nominalizer; PL: plural; PRES: present; PST: past; QUO: quotation; TERM: terminative; TOP: topic。

1. 施事、工具和材料

事件与施事、工具、受事角色关系紧密。从事件认知模型来看，施事借助工具对受事产生影响，工具是施事传递能量的中介。而材料是物体存在的基础，也是施事造物之具，故作格引申标记材料的功能。因此，施事、工具和材料关系甚密。Francke & Simon (1929:114) 发现拉达克藏语中作格和工具格采用不同的标记，但书面藏语及多数藏语方言里二者同形。

- (4) btsan.po sras-kyIs spyan-gyIs gzigs//zhabs-kyIs bchags-te//
 赞普 王子-ERG 眼睛-ERG 看 脚-ERG 踏:PST-CONV
 今请赞普王子视察巡幸，(PT1287 第 320 行，黄布凡、马德 2000:209)
- (5) ngo-la mtshal-gyis byugs/ 以朱砂涂脸(PT1287 第 46 行，黄布凡、马德 2000:165)
 脸-ALL 朱砂-ERG 涂:PST

例 (4) 中，施事“赞普王子”及工具“眼睛”和“脚”均由作格标记。例 (5) 中，“朱砂”兼具工具与材料双重属性，这种用法凸显了二者的通用性。

2. 方式和状态

工具概念内含方式义，由此作格引申出表方式的功能。工具与方式均为动作实现之媒介，其范畴涵盖工具、材料、路径、态度、心理等类型。其中，态度和心理属抽象手段，体现动作执行状态。基于此，作格由具体工具衍生出抽象方式概念，进而由方式引申表状态功能。

- (6) myi ngan.pa-vI sems-nI/ chang-gyis bskyed- la
 人 低劣-GEN 心-TOP 酒-ERG 扩展:PST-CONV
 劣者的心是靠酒来壮起来的，(ITJ0730 第 33 行)
- (7) spang.ka-nI ya.byI-na/ sha.pho-nI khyu-s chags- pa
 草地-TOP 上方-LOC 公鹿-TOP 群-ERG 形成:PST-NOM
 在那草地上方，公鹿成群栖息。(ITJ0738-3 第 v037 行，王尧等 2011:56)
- (8) khyod-kyis stobs-kyis thub 你完全胜利了。(ITJ0737-1 第 195 行)
 你-ERG 力量-ERG 战胜

例 (6) 体现了从工具向方式的过渡，“酒”既为工具亦为方式，工具和方式相通，均与来源和施事有间接关联。随着工具概念更加抽象，例 (7) 中“成群”只能理解为栖息的方式。例 (8) 中，“力量”是战胜的手段，从整句语境来看，作格标记的成分凸显了获胜的状态。

3. 程度

程度反映事物存在的具体状况，与状态相连。不过，状态关注事物的性质和特征，而程度则强调数量和规模。例 (9) 中，作格标记量度，“一等”表明“减轻”的程度。

- (9) bkav.gyod na gcIg-gis smad- cIng bskyung-ba-r gnang-ngo//
 处罚 等级 一-ERG 斥责-COOR 减轻:FUT-NOM-TERM 赐:PST-DECL
 亦予以比原科处减轻一等而加以保护。(雪碑文北面 25 行，王尧 2012:89)。

4. 原因

对于很多事件而言，工具是动作行为实现或存在的根本原因，这种关联使工具与原因紧密相连。因此，在诸多藏缅语中，工具格同样标注原因成分。

- (10) bdag-I spyod.lam-gyis rang srog rang-gis bcad-o/
 自己-GEN 行为-ERG 自己 命 自己-ERG 断:PST-DECL
 实纣自绝也。(PT0986 第 35 行，王尧等 2011:210)

上例中，“自己的行为”既是“自绝”之因，又可视为宽泛的工具，二者有紧密的关系。

5. 处所和来源

施事借助工具实施某种动作行为，必然涉及时间与位置。事件发生的地点可视作事件的起点，施事与工具亦构成行为来源。这种语义关联使得作格也能标记处所和来源成分。

- (11) phu na.re/ vdi lta.bu mang-ste// chos-**gyis** srid-pa-vI phyir//
 兄 说 这 类似 多-CONV 习俗-ERG 产生-NOM-GEN 原因
 兄云：此事很多，乃人间习俗。（PT1283 第 392 行，王尧等 2011:196）

- (12) nu na.re// mdzav.bo-s nyeshig byung-na//
 弟 说 好友-ERG 罪-INDF 出现:PST-CONV
 弟问：好友犯罪，如何做才够朋友？（PT1283 第 292 行，王尧等 2011:193）

例（11）中的谓语动词 srid 表“出生”“存在”“可能”等义。该动词构成的小句一般有两个论元。一个论元由夺格 las 或向格 la 标记，表来源或位置；另一个论元则由通格标记，指存在物本身。gyis 标记的 chos “习俗”为来源，亦可理解为所存在的处所。此结构中的作格可由夺格、向格替代而不损其义，表明作格与后二者功能相同。这一用法凸显了工具、来源与处所概念的共性。例（12）中，存在义动词 byung 支配 mdzav-bo “好友”和 nyeshig “罪恶”两个论元。这两个论元一般应分别使用向格与通格，但该例中 mdzav-bo 由作格标记。现代藏语中，mdzav-bo 这类成分仅用向格而不用作格和夺格，这种标记方式更强化了处所概念。此外，mdzav-bo 表有生命体，也可视作“罪恶”的领有者。藏语中，这种领有义常由存在句表达，领有者一般由向格、位格和终止格标记，而领有物则采用通格标记。

6. 比拟

作格表达比拟时，具有“遵循、按照、根据”等意义，这些语义与工具有紧密关联，因工具作为行为媒介时，施事须依循工具既定的使用方式。基于此，作格引申表比拟的功能。

- (13) rta mgyogs-su vphel-ba-vI gnas-u// tshul-**kyis** bdams-ste gshegsa-o/
 马 快-ADV 增多-NOM-GEN 地-TERM 惯例-ERG 选择:PST-CONV 去-DECL
 来到……马匹兴旺发达之地（PT1286 第 37 行，黄布凡、马德 2000:154）

- (14) chos gtsug.lag-ni lugs-**kyis** bzang. 教法和文化如同惯例般好。
 教法 文化-TOP 惯例-ERG 好 （琼结桥碑文第 02 行）

例（13）（14）中的作格 kyis 皆可用比拟助词 bzhin 替代，用法相同，都表“遵循”义。

7. 差比

差比与来源语义关系密切。比较是基于整体与其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进行的，这种比较所依据的基准点即为原点。据此，差比源自来源概念，而来源与施事、工具紧密相关。

- (15) spyan.dmyig-nI rIgs-**kyIs** rno/ 眼睛在同类中很锐利。（ITJ738 第 1v34 行）
 眼睛-TOP 类-ERG 锐利

例（15）中，kyis 所标记的 rigs “类”是比较对象的来源，该用法与施事及来源概念息息相关。传统语法将此类用法阐释为同类比较。这种用法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作格标记工具和方式的语义功能。藏语现代方言中的差比格 ko 与 ji（胡坦 2002:420），或与作格的此种用法存在关联。敦煌藏文文献中，bas 是一个典型的差比标记，形式上与“名物化标记 ba+ 作格 -s”相似，但考虑到它可以单独表达多种句法语义功能，暂未纳入考察范围。

8. 伴随

“工具—伴随域”概念空间显示工具格与伴随格功能交叉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当两个伴随动作相继出现时，其关系类似于承接性并列，后者反映时间上近乎同步的动作状态，体现

了一种伴随关系。藏语作格的伴随义与这种伴随方式紧密相关。例如：

- (16) zhang-gis vban.skyem-la/zhug.shang gser.skyems-**kyis**//yams gcig phyag bgyis/
母舅-ERG 盆罐-ALL 炒麦 黄金酒-ERG 瓢 一 敬礼 作:PST
母舅在盛酒的盆罐里供上一瓢和有生熟掺拌炒麦的供神饮料，又行一次礼。
(PT1042 第 16 行，王尧等 2011:239)

- (17) gor pha.bong-la.stsogs.pa yang mnyed.khrung.khrung-**gis** pyag vtshal-lo//
石头 石块-ENUM 也 鞠躬-ERG 敬礼 作:PST-DECL
连石块、磐石等也如仙鹤般鞠躬行礼。(PT1286 第 34 行，黄布凡、马德 2000:153)

例 (16) 中，gser.skyems “黄金酒”既是供奉 zhug.shang “炒麦”的工具性材料，也是与炒麦混合的参与物。在此类语境的触动下，作格衍生出了表伴随方式的功能。例 (17) 中，gis 标记了主体行为“行礼”的实现方式“鞠躬”，表明次要行为是伴随主要行为发生的状态。

9. 关涉

当谓语为表“丰富”或“匮乏”义动词时，其论元有两个，一个由通格或向格标记，另一个则由作格标记。作格标记的论元旨在表明谓语所关涉的内容或所包含的物质。如：

- (18) gyas gyon kun kyang khrag-**vis** gang/ 左右都充满了血。(PT0126 第 84 行)
右 左 全部 也 血-ERG 充满
(19) vphags.pa-vi nor bdun-**gyis** phyug-cing/
殊胜-GEN 宝 七-ERG 富裕-COOR
拥有七种殊胜的宝物，《汉藏史集》，班卓儿藏卜 1985:582)

例 (18) 中，谓语由不及物动词 gang “充满”构成，khrag “血”处于“左右全部”所指示的位置，“左右全部”之后同样可添加向格。及物动词 bkang “填满”作谓语时，gis 标记的成分表示被填充的内含材料，与工具有关联，但有别于“关涉”，如 kho-s gyas gyon kun kyang khrag-gis bkang “他把左右都装满了血”。例 (19) 中，谓语由表“丰富”义的动词 pyug “富裕”充当。其中，作格标记的 nor “宝”，既是谓语所关涉之物，亦可视为与主体共存的伴随性参与物。这种用法体现了关涉性与伴随性之间的关联。

10. 焦点

作格标注的成分在句中充当被强调的信息，这种成分跟“关涉”在语义上存在关联。如：

- (20) yang.dag.pa-vi bsod.nams-**kyis** chung/ 福泽微薄，(PT0037.14v04)
正确-GEN 福泽-ERG 小
(21) gzhung-**gis** legs-pa ma-yin-na//
为人-ERG 好-NOM NEG-是-CONV
若为人不厚道，(PT1283 第 406 行，王尧等 2011:196)

例 (20) 中，作格标记的 bsod.nams “福泽”是谓语“小”所描述的内容，也可视作句中被强调的部分。而例 (21) 中，作格所指 gzhung “为人”则更宜分析为句子的焦点。

11. 致事

作格标记的成分充当致使因素，进而构成事件起因。从语义上看，致事与施事以及原因紧密相关，因此该现象符合作格功能的扩展规则。但目前仅发现一例，其可靠性尚难确证。

- (22) phyogs kun vod-**kyis** rnam.pa- r dag-pa-r gsal//
方位 所有 光-ERG 完全-TERM 干净-NOM-TERM 明亮
光芒使到处都明亮了起来。(PT0981 第 r123 行)

上例中, vod “光”是引发“四方变得光亮”的因素。根据传统文法, gsal “明亮”为自动动词, 表使动义时, 构成分析型致使结构 gsal-ba-r byas。但此例句未出现使成动词 byas。

12. 领属

敦煌藏文文献 PT0037、PT1051 和 Or. 8212.187 中, gyis、gis 和 kyis 可连接两个名词性成分。尽管此用法出现了十余次, 但作格与属格形式相似, 其可靠性尚待进一步验证。如:

- (23) khyod-**kyis** mo vdI gnye.drung bzang-dang phrad-nas snying dgav-ba-dang vdra-ste//
你-ERG 卦 此 亲近者 善-COM 见-CONV 心 悅-NOM-COM 像-CONV
此卦为: 汝如遇大善使者, 喜悦。(PT1051 第 28 行, 陈践 2016:122)

例(23)中, kyis 以“领有者+kyis+领有物”结构标记领属关系, kyis 可由属格替代。目前未见 yis、vis 和 -s 有此用法。这一现象或可结合作格的语音演变情况展开讨论。

(三) 副动词附缀

随着作格辖域由名词性成分拓展至小句层面, 进而连接状语性从句。Genetti (1986:387) 指出, 蕃语支语言格助词普遍语法化为状语性连词。依据 Heine & Kuteva (2007:216) 和 Croft (2022:4、138) 提出的相关语法化规则, 藏语作格从格助词演变为副动词附缀时, 其功能逐步发生转变, 从标记谓语对应的论元转变为附加在表达命题的名物化小句之后, 由修饰句内谓语演变为修饰整个后续小句。通过这种形态句法策略, 作格开始具备连接词的句法功能。随着形态和语法构式的进一步融合, gis 类词直接附于限定性小句末尾, 充当典型的连接词。就语义层面而言, gis 类词所在小句与后续小句间存在多种语义关系, 具体界定依赖上下文语境。因此, gis 类词可归为连接型副动词附缀, 其主要功能体现在连接小句方面。

1. 方式

作格可以附加在名物化小句和谓词性小句之后, 用以指明施事者执行动作行为的具体方式。由此来看, 作格演化为副动词附缀的过程中, 方式是一个重要的语义范畴。例如:

- (24) yab.ku-dang blon.po-la.stongs.te snying nye-ba-s
父叔-COOR 臣-ENUM 心 近-NOM-ERG/CONV
blon btab-pa-vi-rnams yang ril-gyIs khims-dang sbyar/
商议 作:PST-NOM-GEN-PL 也 完全-ADV 刑法-COM 用:PST
对父叔、臣僚等忠诚谏告之人, 严刑酷法相加。(PT986 第 49 行, 王尧等 2011:210)

- (25) bdag-gis kyang rngo ci thogs-gis bkav stsal-pa
我-ERG 也 益 何 胜任-CONV 圣言 賜:PST-NOM
bzhin nyan-zhes gsol-pa-dang
如 听-QUO 说:PST-NOM-COOR

说道:“我也会竭尽全力, 遵从圣训。”(PT983 第 v5-3 行)

例(24)中, 作格 -s 附着于名物化小句后, 在句法上保留了一定程度的格助词功能。此时, -s 所在的成分既可分析为方式状语, 也可视为状语性从句, 修饰后面的主句。因此, 这种用法在功能上比典型的格助词发生了扩展, 体现了从格助词演变为副动词附缀的过渡阶段。在例(25)中, gis 直接后附于谓词 thogs “胜任”, 在结构和语义上都宜分析为状语性从句。

2. 原因

Genetti (1986:393) 认为作格与来源关系紧密, 常语法化为原因状语小句的连接项。本文亦支持这一观点。在此语法化过程中, 作格逐渐经历了从“名词性成分+作格+谓语”到“名

物化小句+作格+谓语”，再到“谓词性小句+作格+谓词性小句”的演变过程。例如：

- (26) chos bzang-nI gtsug che-ba-s// rgyal.pran-nI-kun kyang vdum//
法 好-TOP 威望 大-NOM-ERG 小邦-TOP-PL 也 调和:PRES
仪善威望高，小邦均亲睦。(PT1287 第 354 行，黄布凡、马德 2000:286)
- (27) dmu.thang.vbring.vo.la.cung-ni grongs-gyis myed-na//
穆堂直俄拉琼-TOP 死:PST-CONV 没有-CONV
穆堂直俄拉琼已去世，已然不在人世，(PT1040 第 24 行)

在语义层面上，例 (26) (27) 中含 **gis** 类词的小句分别表示“小邦均亲睦”和“不在人世”的原因。在句法上，例 (26) 中作格附于名物化小句之后，依然保留了部分格助词的功能；但例 (27) 中则直接附加在谓语“死”后面，具有典型连接词的句法特征。

3. 条件

条件与原因在概念上有一定关联，条件是事物发生或存在的因素，而原因则侧重于解释事物为何会发生或存在。敦煌藏文文献中，**gis** 类词表达条件关系需依赖特定的句法结构。如：

- (28) phu na.re//sha.khrims-gyis gnyer-pa-s chog-o//
兄 说 复仇律-ERG 办理-NOM-ERG 可以-DECL
兄云：可以依复仇律行之。(PT1283 第 281 行，王尧等 2011:193)

如例 (28) 所示，作格所标记的条件句只有“动词+名物化+作格+chog”的结构，用以表达“只要……即可”的语义关系。这种结构只侧重条件，不阐述结果。因此，与假设不同。

4. 假设和转折

在假设关系中，前句设定假设条件，后句则阐述该条件成立后会引发的结果。若后句未顺应前句的意义发展，两者则形成转折关系。因此，条件、假设和转折之间关系紧密。如：

- (29) jIvu-gyi yul-du dmag drangs-kyis kyang thub-pa-r vgyur-ro //
纣-GEN 地-TERM 兵 引领:PST-CONV 也 胜利-NOM-TERM 变:PRES-DECL
引兵伐纣，也必能制胜。(PT0986 第 18 行，王尧等 2011:211)
- (30) sla.ba tshes-gyis kyang/da.dung gshed.nag.po-s/khebs-te/
月 开始-ERG 也 依然 黑暗-ERG 笼罩-CONV
新月初升，其大部仍为黑暗笼罩。(PT0986 第 97 行，王尧等 2011:212)

例 (29) 中，作格表假设条件，后句述结果；例 (28) 仅阐述条件，二者不同。例 (30) 中，前后小句构成转折关系。**gis** 类词表假设和转折关系时，常与助词 **kyang** “也”搭配使用。

5. 目的

施事借工具达成目的，故作格所标记成分蕴含目的性，因而作格具备表示目的成分的功能。用于标记目的成分时，作格连接两个动词，前动作常为后动作之目的。如：

- (31) gson-**gis** zas btsal-tu vgro snyams-te
生存-CONV 食物 寻找:FUT-CONV 去:PRES 想:PST-CONV
为求生去寻食。(ITJ738 第 88 行，陈践 2016:151)
- (32) bstan-**gyis** vdong-zhes gsung- nas 说“去带路”。(ITJ0737.1 第 174 行)
指导:FUT-CONV 去:PRES-QUO 说:PST-CONV

上两例中，**gis** 和 **gyis** 分别标记动词 **btsal** “寻找”和 **vdong** “去”的目的成分 **gson** “生存”与 **bstan** “指导”。例 (31) 两个动词间有名词 **zas** “食物”，表明二者关系较为松散。而在例 (32) 中，两个动词直接由 **gyis** 连接，表明副动词附缀的语法结构进一步出现了紧缩。

6. 对比

作格可连接两个表对比关系的并列小句。如：

- (33) yul vdi-ni srin-gi yul-**gis**// dmu-vi yul-ni shar.lho-vi
 地 这-TOP 斯-GEN 地-CONV 穆-GEN 地-TOP 东南-GEN
 tshams-na yin-ba-s/ 此地是斯的地盘，穆的地盘在东南边。(PT0126 第 122 行)
 边界-LOC 是-NOM-ERG

例(33)中，前一个小句为名词谓语句，句中未出现谓语动词，**gis** 附加于论元成分末尾，连接后一个小句。从语义上看，这两个小句之间构成了“这是 A，那是 B”的对比关系。

(四) 准标句词

敦煌藏文文献中，**gis** 类词可引介宾语从句，但目前仅见谓词 dogs 引导补足语从句，在其他后期文献中也未发现可靠例句。这或许表明作格作标句词的用法尚未成熟，故称“准标句词”。在此用法中，**gis** 所在的小句充当小句谓语的宾语论元，而非作为一个整体去修饰后续的小句，故与副动词附缀有差别。藏语是 OV 型语言，采用“小句+标句词”语序。如：

- (34) ngan.pa byung-**gis** dogs-pa-s-na// mang-du dgos-o//
 劣者 出现:PST-COMP 忧虑-NOM-ERG-LOC 多-TERM 需要-DECL
 正因为出现劣种才需要多子。(PT1283 第 440 行，王尧等 2011:197)

上例中，**gis** 引介谓语 dogs “忧虑”的宾语从句 ngan.pa byung “出现劣种”。

(五) 语气词

当出于语用原因，在前后两个小句中省略后句时，**gis** 类词会吸收语境义，进而转变为完全的情态助词。此时，作格的辖域从小句内部扩展至句子外部，跨越了小句的界限。如：

- (35) skyibs.lug khyod-la gtad-**kyis**// deng phan.cad//brag.lam myed-la
 羊 你-ALL 给:FUT-MOD 现在 以后 岩石路 没有-CONV
 把羊交给你，今后在没路的山崖上，(由你来引领道路)(ITJ504 第 4 行)
- (36) lha.cig de gnyis nged gnyis-kyis sbyan.vdrongs-pa-r bya-**yis** zer//
 公主 那 两 我 两-ERG 迎接:PST-NOM-TERM 作:FUT-MOD 说:PST
 说道：“我俩将迎接两位公主。”(《柱间史》，觉沃阿底峡 1989:128)

例(35)中，从句末尾的 **kyis** 表达对陈述的肯定，且所在小句与后续小句间存在语义关联，暗示 **gis** 类词尚未完全失去副动词附缀的连接功能。而在例(36)中，**yis** 出现于引语末尾，标志着它已经演变为语气词。**gis** 类词作语气词时，常表示肯定性承诺。拉萨话中，**gis** 在句末可表惯常体、进行体及肯定语气(胡坦 2002:375-400)，疑沿用早期用法，有待验证。

(六) 副词词缀

作格可与名词、形容词和动词结合形成派生式副词，用以表达多种句法关系。这些副词依赖作格的辅助功能，否则无法单独充当副词。具体如下表所示：

表 1 书面藏语副词形式及其语义

副词形式	词义	基础义	例词来源	副词形式	词义	基础义	例词来源
slad- gis	后来	原因	PT.1051.67	glo.bur- gyis	突然	方式	PT0037.10r4
mgyogs- gyis	迅速地	方式	ITJ073.035	yongs- gyIs	全部	处所	ITJ.0738.3v159
thar- gyis	有序地	方式	PT0037.1v4	gcig- gis -gcig-la	彼此	伴随	PT1071.r085

副词的语义功能与格助词以及副动词附缀紧密相关。从语法化程度来看，副词的辖域仅局限于句内，其语法化程度与副动词附缀、准标句词基本相当。

三 结 语

结合 Narrog(2010)绘制的“工具—伴随域”概念空间的语义图，并参考 Genetti(1986:388)的观点，藏语作格的语法化路径大致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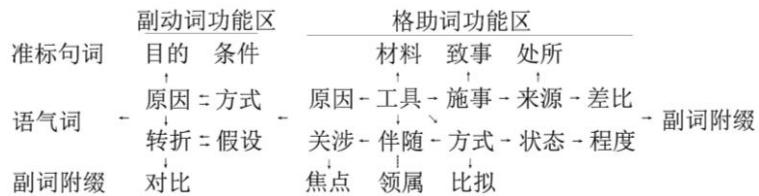


图 1 书面藏语作格功能扩展的演化路径

如图（1）所示，藏语作格涵盖格助词、副动词附缀、准标句词、语气词、副词词缀五个功能区域。各节点间的箭头表示功能演变路径和方向，无箭头虚线则表示当前仍存在不确定性。在语法化过程中，名物化小句构式驱动格助词向副动词附缀演变，副动词附缀随语法结构紧缩又演变为准标句词与语气词。副词词缀则部分源自副动词附缀，部分源于格助词，其不同的来源可通过作格所附词语来验证。据 Heine et al. (1991:19) 提供的参数测定语法化程度，藏语作格功能可分格助词、副动词附缀、语气词三个层次。其中，语气词语法化程度最高，副动词附缀、副词词缀及准标句词次之，格助词最低。此等级主要与辖域相关，副动词附缀、准标句词和副词词缀控制小句，而格助词的辖域只是句内成分。语气词作为句外成分，超越了句子的分界，因此语法化程度最高。目前，我们观察到的藏语作格的语法化路径是从一个相对虚化的功能进一步向更加虚化的方向发展，然而尚未明确发现其源自实词的证据。因此，这种语法化过程与常见的由实词演变为功能词的典型语法化路径有所不同。

参 考 文 献

- 班卓儿藏卜. 1985.《汉藏史集》(藏文版),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陈 践. 2016.《敦煌吐蕃文献选辑·占卜文书卷》, 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多 识. 1987.《藏语语法深义明释》(藏文版),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格桑居冕、格桑央吉. 2004.《实用藏文文法教程》,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胡 坦. 2002.《藏语研究文论》,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黄布凡. 2009.《从敦煌吐蕃历史文献看藏文不自由虚词用法的演变》, 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吐蕃文化学术研讨论文集》第 241-251 页,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黄布凡、马 德. 2000.《敦煌藏文吐蕃史文献译注》,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觉沃阿底峡. 1989.《柱间史》(藏文版),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王 尧. 2012.《王尧藏学文集(卷二) 吐蕃金石录·藏文碑刻考释》,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王 尧等. 2011.《敦煌吐蕃文献选辑·文化卷》, 郑炳林、黄维忠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Beyer, Stephan V. 1992. *The Classical Tibetan Languag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Croft, William. 1990. *Typology and Universal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illiam. 2022. *Morphosyntax: Constructions of the World's Langu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84. Etymological notes on Tibeto-Burman case particle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8(1): 59-77.
- Francke, August Hermann & Walter Simon. 1929. *Tibetan Gramma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Genetti, Carol. 1986. The development of subordinators from postpositions in Bodic languages.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pp. 387-400.
- Heine, Bernd & Tania Kuteva. 2007. *The Genesis of Grammar: A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Claudi Ulrike & Hünnemeyer Friederike.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opper, Paul J. 1991.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In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 Bernd Heine (eds.), *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I: *Focus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ssues*, pp.17-35.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C. Traugott. 1993.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5. 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In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pp. 189-228.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Liu, Jian & Alain Peyraube. 1994. History of some coordinative conjunctions in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2): 179-201.
- Nagano, Yasuhiko. 1995. Functions of the Written Tibetan instrumental particle -kyis, Revisited. In Yoshio Nishi, James A. Matisoff & Yasuhiko Nagano (eds.), *New Horizons in Tibeto-Burman Morphosyntax*, pp. 133-141. Osaka: National Museum of Ethnology.
- Narrog, Heiko. 2010. A diachronic dimension in maps of case functions. *Linguistic Discovery* 8(1): 233-254.
- Tournadre, Nicolas. 2010. The Classical Tibetan cases and their transcategoriality: From sacred grammar to modern linguistics. *Himalayan Linguistics* 9(2): 87-125.

Polyfunctionality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Ergative in Written Tibetan

Gerijiebu

[Abstract] The ergative marker in Tibetan serves multiple functions, including case marker, converbial affix, quasi-complementizer, modal particle, and adverbial affix. Among these, case particles and converbial affixes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different semantic subclasses.

[Keywords] Written Tibetan ergative marker polyfunctionality grammaticalization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